

我小时候在四川的盐亭县呆了几年，知道那是个著名的盐产地，其名就是因盐而得名，但却不知道与盐亭相邻的南部县也产盐。

南部产盐这个信息，是我最近在该县长坪镇与五星乡采访时意外得知的。据史料记载，南部早在东汉时就有盐井、盐场了。如今，在《四川盐政史》中还能看到南部1929年盐业生产情况的记载：盐井18742眼，灶3201户，年产盐33万余担，运销甘肃、陕西、南充、通江等地。在南部县境内，与盐有关的地名多达160多个，每一个地名都蕴含着盐的历史与盐文化的精髓。

今天的南部县已经不产盐了，地下盐卤资源因多年开采业已枯竭，但盐在当地依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，说的最多的是南部县的盐是红色的，被人称之为“红盐”。

红盐，红色之盐。作为生产、生活物资的红盐，是地层中的矿物质与海盐经历了数亿年的高温挤压，沉淀并结晶成的粉红色的岩盐，因多产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高峰常年积雪处，又称为喜马拉雅红盐。是一种自然储量少、开采难度大的矿物质，广泛用于制药、化妆品、食品等行业，故而极其珍贵。

然而，四川的盐都是白色的井盐，是通过打井的方式抽取地下水熬炼而成的白色结晶体，为何长坪镇一带的盐偏偏叫做红盐呢？

但凡颜色，都有本体与喻体之分。长坪白盐被世人称为红盐，显然已经超越了自身的色彩，被赋予特殊的内涵或寓意。譬如，红色的历史，红色的记忆，红色的故事。

这红色与中国工农红军有关。

# 红盐

何永康

1932年，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。经过艰苦奋斗，苏区的地盘不断扩大，兵源不断扩充，百姓和部队的生活物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为扼杀革命的力量，四川反动军阀对红军实行经济封锁，致使根据地物质供应十分匮乏，需求量极大的食盐尤其紧缺。苏区核心地带的通江、南江、巴中都不产食盐，历来都是靠盐商从外地运来交易。严密的封锁使食盐成了红军生存发展的大问题，相距不远的产盐区南部县自然进入了红军决策层的视线。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盐，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关系到红军的战斗力，关系到根据地的生存和巩固，当时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。为了夺取食盐，红军多次进入南部，在群众的帮助下解决了食盐问题”。

为了争夺和保护盐业资源，红军决定抢占军事要冲南部县，于1938年在仪陇县和南部县交界的长坪山一线发起了“仅南战役”。在徐向前的指挥下，许世友任师长的红二十五师兵分两路，一举攻占了盐道的必经之地长坪山。随后，红军控制了南部县嘉陵江以东全部地区，并立即在产盐区抢修盐井，增添设备，招募盐工，组建了红军自己的“盐业总厂”，每年产出食盐数百万斤，被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大巴山区，保证了苏区人民的生活需要。为此，

许世友将军在《我在红军十年》一文中说到：“当我们占领了盐井村，那种心情难以形容，真比发现了神话中的宝库还高兴”。

常言道：“一两盐、二两力”。食盐的保障，极大地提高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力。为保证运输线的畅通，红军与反动军阀进行了数十次鏖战，其中，以争夺制高点石城寨的战斗尤为激烈，牺牲了数十名红军战士。烈士们的血染红了寨门，染红了运输线，也染红了一袋袋食盐。

这，就是红盐的来历，长坪山所在地长坪镇也因此被誉为“红色盐乡”。

解析红盐，红是一种极赋感情的色彩，盐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物质，组合在一起，就成了精神与物质的结晶。对今天的人们来说，记住一个“红”字，就是要记住苦难辉煌的峥嵘岁月，承袭永不变更的红色基因；记住一个“盐”字，就是要记住盐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，让它在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，也成为精神的必需品，以保持身体与思想都有充足的养分，让我们的双手更加有力地劳作，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
中午，在长坪镇一老家乡吃了一顿饭。在过去，但凡穷乡僻壤的苦寒之地，因菜的分量和种类少，总会把盐放得多一些，能下饭就行，增加体能就行。如今生活好了，但老乡做的饭菜盐分依然偏重，这或许不仅仅是习惯了重口味，也还有加深我们对盐的印象、对红盐的认知吧？

《藏药志》和《晶珠本草》这两部著名的藏民族药典，都把自然界矿物质的红盐，誉为“最具价值的盐”。而南部县的红盐，在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不也是最有价值的盐吗？



何华

每年元月一日早晨，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慎重地启封一本新的日历。这是我每年迎接新年的固定仪式。

今年的日历依然是《故宫日历》，这已经是我第四年使用《故宫日历》。从我在北京第一次邂逅《故宫日历》后，再难割舍。打开古色古香的红色封面，你能窥见600年红色宫墙里每一个文物。每一天与文物相遇、相识的感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变得美好。我随意翻阅着日历，顺滑的纸页从指尖滑过，就好像大把大把的日子紧攥在手心，那份满足和踏实随着油墨的芬芳弥漫满屋。那一刹那我高兴得忘乎所以，好像我是一个超级大富翁，拥有那么多的日子可以挥霍。我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。

我喜欢日历由来已久。

小时候，各家各户使用的几乎都是单张的日历。一年的日子浓缩成一张纸糊在墙上，你能够清晰感觉到日子的美好与不安。每一次目光掠过年历时，要么忽略不见，要么目光匆匆。

有一年，妈妈拿回了一本厚厚的日历，用细长的钉子钉在客厅墙上。那日历封面是红色的，印着个大大的财神爷。里面白色的轻薄纸张中央印着大大的数字，下面还有些简单的月份、星期、吉凶等信息。那就是我一天完整的日子了。每过完一天，就要扯下一页。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。每天早上去扯下一页纸，听着清脆的纸张破碎的声音，年少无知的我丝毫没有感到岁月流逝的匆忙。只是每年快到年末时，看到越来越薄的日历，有些许心慌意乱。有时候扯下特别的一天日历，我会舍不得将它丢到垃圾桶里，就把它夹在书页里，以示怀念。

每年我都央求妈妈买这种日历回来，我一张一

张撕扯掉一个又一个生命的页码，我也在扯下的一张张日历中长大了。

后来，日历不再单调，不再千篇一律。每年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主题日历。我买的第一本主题日历是《每日读诗日历》。当时在书店看到它的第一眼，就被它超高的颜值所征服。它的封面是淡雅的松石蓝色布纹纸，里面左边是一幅古画，右边是一首古诗词和注释。开始时，我每天翻开一页，要求自己背下那一首诗，可没坚持几天就落败，只坚持下来天天翻日历。准确一点说，这其实应该叫做台历，它不再悬挂于墙上，而是站立在桌子上。这种日历也不是每天撕掉一页，而是每天重新翻开一页，昨天的种种喜怒哀乐就都翻篇了。重要的日子发生的重要事情，我会用笔写在那一天的日历上，那些都会变成我的记忆，我生命的一部分。偶尔出差回来，看着几页被时间遗落的日子在那里翘翘，它们沮丧着，我会轻轻抚慰

它们，用它们接受的速度缓缓翻过。

我喜欢这种精美的日历，它是可以收藏，可以见证发生过的一切，唯一的遗憾少了撕扯的乐趣。

每年挑选日历慎重而纠结。这一年的日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可不是小事。我买过各种主题的日历，每一件都令人爱不释手，我珍视它们，就像珍惜每一天的日子。在北京上班时，朋友送了我一本《故宫日历》，从那之后我就对它情有独钟。但每年到了买日历时，还是忍不住去瞥那些花花绿绿的日历，就像窥视另一种不一样的精彩日子。

每年翻完的日历，我都不去丢弃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书架上。看着那些整齐排列的台历，用手拂过一年又一年的时光，对逝去的岁月感慨万千。时光之所以宝贵，就是因为它的匆匆流逝。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放慢脚步，更不会因为谁停止前进。物换星移，白驹过隙般的光阴一去不复返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时光，感恩时光的馈赠。

门响的声音惊醒了深思中的我。女儿也拿着一本日历走出来。酷爱电影的女儿也买回了一本《豆瓣电影日历》。我拿过她的日历翻看着，每天一部电影的剧照，一句经典的台词。如果恰巧是看过的电影，就会把你拉回那种场景中去；如果是没看过的电影，就会让你充满幻想憧憬。

我们把两台日历并排立在桌子上面，好奇地东翻翻西看看，不停在历史和现实，真实与梦幻中切换闪烁。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，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，却是一样的普通日子，一样的韶光易逝。我们的每一天都曾经生活在这一页一页的日历上，而保存日子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辜负每一天，努力将平凡岁月变为永存的诗篇或画卷，变成不会磨灭的回忆。

里，有时坐在有阳光的门前，有时坐在树木中间，从中午坐到下午，甚至黄昏。有时，我踩着水沟边的小石子路，顺着大片镀了光亮的麦地来回走，看爬上竹竿的豆藤生出的小叶子，看核桃树新结的小果子；有时，又独自坐在晒热的小石头上，用沟里的水清洗自带的苹果；有时候，会站在树荫里看落日，看那亮晃晃的圆球一寸寸坠落，这个时候甚至不需要去看太阳，单从山影、树身、房屋、树叶上就能分辨出太阳坠落的时间和速度，看光亮一点点地消失，万物就有了温度。

我反复来到这个地方，直到这里热闹起来才离开。他们只是知道我来过又离开了，却不知道我消费了它的静谧，不知道我曾如此热烈地爱过这里的山水、石头、树叶和麦浪，还有那些被虫咬坏的樱桃、长了一半就枯萎的麦苗、凋零的花朵、码在地头的柴垛子，甚至那几只慵懒地依然不安分的花猫。那些不会说话的事物，曾让我的每个毛孔都膨胀着难以言喻的快乐。

喜欢独处，但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一个人。我的包里永远会有一本我喜欢的书，书的作者或者当红或者作古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和这些作者都是能够畅谈的，只要我想要，他们就走近了，与时空无关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人的接触就像树一样，它与世界的联系是通过隐秘而深刻的根须和大地进行的，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枝叶。

每每行于静谧的万林，无论是朽木横陈的栅栏、伤痕累累的老树，还是灿烂的花朵，都会走进眼里、落入心里，被我视若珍宝。我庆幸自己可以安享文字带来的快乐，并不以此为利。

# 龙井村记

云兮



多好安静的一座村！

这句话，不是说给别人，而是说给自己听的。说给自己的话，用不着虚情假意。

车出苍溪县运山镇，转过几道山弯，龙井村便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。远远望去，一幢幢川北农居特色、青瓦白墙的房子，像乱石铺排一样，自然坐落在义寨山下的一个褶皱里。整个村落稳稳坐在一把大师椅上，庄重而又妥贴。我们去的时候是上午，早晨的阳光不偏不倚，刚好照射在这把大师椅上，与周边环境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反差，有黑白电影片的极佳视觉效果。

我仔细打量这个村的地理格局，果然气度不凡。义寨山呈弧形盘踞在运山的右翼，山如屏风，成为龙井村的强大靠山。从山的正面望过去，就是运山坝，视野开阔，一直可以看到巴中、阆中方向去。阳光两头都能照到，雨水也很充沛，处在迎风坡上。在我看来，有风有水有阳光的地方，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，那就是——养人。

村庄坐落在这个椅子湾里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有百十户人家，密度很大，但高下错落有致，一倒地青瓦白墙，鲜有大红大绿的色调。倒像似一个人放慢脚步，更不会因为谁停止前进。物换星移，白驹过隙般的光阴一去不复返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时光，感恩时光的馈赠。

我惊讶于龙井村的两样东西：一是房子修得好，二是出奇地干净。村里有个姓李的老先生介绍说，龙井村是苍溪发展庭院经济最早的村之一，主要栽种的苍溪雪梨。运山镇也是苍溪的雪梨大镇，五六十年代闻名四川的米邱林园艺场就出在运山镇，当时村村都建集体园艺场，学的就是运山的典型。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家家房前屋后，果具都有一个园子，栽种的雪梨和柑橘，树下套种着绿油油的蔬菜，给冬天平添了几份绿意。李先生的房子与别处不同的是，院子下面有一口很大的水塘，坝坝口中间有一颗橘子树，夸张地挂满了一树黄灿灿的果子，很多枝头不得不在它下面支撑起一根根木棒，才不致于树枝有断裂的危险。李先生满脸笑容接待了我们，忙着从树上摘果子。他说，这树可厉害了，每年都要长出五六百斤果子，收入上千元。李先生的院子没有养鸡鸭，一条石板路连接到大道，周围一尘不染，找不到任何纸屑和塑料垃圾，更看不到鸡鸭猪牛的影子。风中偶尔飘过来一阵阵香气，那是柑橘发出的成熟蜜香，顿时让你心生欢喜。

走在房屋与房屋之间过渡地带，则是一片片很大的梨园，它把各农户隔离开来，又巧妙地连接在一起。既是整体，又独立成户。整个村子是一个大果园，每一户又是一个小果园，连片形成一个产业带。我经常到农村去看一些雪梨园，毫不客气地说，龙井村的梨园管理水平要高出其它地方许多，见出好几条街。我们一行人在梨园中穿行，打个比方说，园子的雪梨树，一株一株雪梨树，就像撑开的一张张伞，把树冠修剪成枝头一律打开向下，一树三枝干，一枝干又分三杈，就这样规整地生长着。其它梨园授粉摘雪梨需要上梯子，这里的雪梨树都是一人高，这让在梨园干活的果农减轻了许多负担。在梨园中行走，偶有冬管的果农正在剪枝条，用塑料条捆好，码在一起。我以为码好的烧柴引火的棍子，同行的梁书记纠正说，这些梨树枝条都是嫁接条，捆好准备出运了，每年果农凭这些枝条都能卖出很多钱来。我算是又学了知识。

有炊烟处必有水井。龙井村的这口老井附有很多传说，年代更是久远，听老人的老人人口口相传，这口井即使最早开凿的年代，也从未断水过，保障着全村人畜的生命。老井是乡村的眼，上可与星空对话，下可与土地交流。委实地讲，对乡下老井和炊烟，我有近乎病态的迷恋。因为小时候家穷，每天要放学要去割草喂牛，太阳一落山，就看看家里的烟在冒烟不，只要一冒烟，就知道母亲在做晚饭了，可以马上回家吃一顿美味的晚饭了。还有，只要有空，家里的石水缸，都是哥和我挑满的，先是哥挑，哥出门读书了，接着就是我挑。看到老井和炊烟，就像见到父母人一样温暖。我们描述老井和炊烟的时候，那些故去的亲人，又像一一回到了生活中，从记忆里走出来。时间这家伙，把该带走的总会一样不少地带走。而炊烟和老井，又总是把故去的那些人又唤回来，让我们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情感记忆，同时，也带给我们无尽的忧伤。

龙井村这口老井的水，至今乡亲们还在饮用，虽然家家都安了自来水。乡亲们说，自来水没有老井的水质好，用老井的水煮出来的饭菜比用自来水煮出来的饭菜要好很多。真要去探究是什么原因，我估计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或许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，或许水里含有不同的物质，到底是水的因素，还是人的因素，实在不好说。举凡灵异之物，都是说不清的。就拿龙井村来说吧，一家就出了五个博士，屋后至今仍长着一棵数百年的黄荆树，你能把它说清楚吗？整个村，在外工作的能人很多的很，有国企老总，有私企老总，有学者教授，即使在外混得再好，但必须回家把老屋修葺一新，守住家族的根脉。这些，你又能把它说清楚吗？在许多说不清中，也许就承载着某些天意的成分在里面，天意从来高难问，你问也是白问。

沿着村路行走，我发现，一家比一家干净整洁，即使是冬季烧柴的柴块，也都是码得四楞上线，整整齐齐，惹人喜爱，看不到有东西乱放、杂草丛生、到处都是动物粪便之类的现象。我们一路走过几处关门上锁、无人居住的小院，照例是花草修剪得很美，院内无比干净。村里的人介绍说，这些住户定期都要专门回家打扫清洁，对房子进行维护。让我们一行人一边走，一边无端地生长许多感叹。没有想到，在偏远的运山镇，还藏着一个这么干净美丽的村落，实在是出人意料，和其它一些处处残垣断壁、满目荒芜的颓败村落相比，龙井村真是一个意外的发现。对，是意外。

我在观察和解读龙井村的时候，从村里人的介绍中，无意中发现了龙井村的一些隐秘之事。村里人说，我们村家家户在村里有一幢楼，家家户在县城或市上有一套房子，有一辆车。我询问这是为什么？村里人告诉我，为了子女好好读书。“这可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，必须让子女学习！”介绍人一脸地严肃。耕读传家，诗书继世，这或许都是龙井村秘而不宣的心灵史。过去在农耕社会里，农家子弟要想博取功名一途，唯有读书。想必在过去的岁月里，龙井村出过不少达官贵人，可惜没有人去发掘记录村史，很多真实的事物逐渐变成了传说。村后的义寨山上就存有很多传说，似乎都在指向龙井村非凡的过往。

每年春节大年三十这一天，龙井村民必须从四面八方赶回家过年。村民们聚集在村广场，办起坝坝宴，全村老少欢聚一堂，唱歌跳舞，喝酒行拳，热闹一整天。图的就是大家团聚在一起，联络感情，互致问候，互通信息，以利来年再振业出发，去兴家立业。

# 静静的万林

韩玲

是四月，我在微雨后的清晨，逆万林沟而上，但见溪水清澈，环石叮咚而下。风从耳边轻轻掠过，落叶着地或飘浮的声音清晰。

山里的四月，青山陆续变了颜色。杜鹃在红，偶尔露在丛林中招摇一下；红豆杉的叶子已长出初红，在一堆绿色里略略抢眼；菜花儿在黄，一大片一大片地包围着色彩艳丽的篱笆；土豆苗返青，穿透白色的地膜在风中飘摇；桦树正在发芽，地上积满了各种陈年的老叶子，时不时还露出一截枯枝……

那座座落在山坳里的老屋，老旧得仿佛只有靠着山体才不至于倒塌，可是它身边的田地却不理睬它的老态龙钟。怒放的油菜花忙着招蜂引蝶，刺玫瑰把一朵朵小而繁茂的花开遍主人的房前屋后。老屋门前的老土墙上，一棵歪脖子老梨树横过土墙直接伸展到屋门前，满树的梨花才谢过不久，新生的叶子嫩绿得可以做菜生吃。冷不丁从门里冒出一个小姑娘，刚洗过的头发顺从地贴在头上，小脸上滚动的水珠像一个个小太阳，水灵灵的模样让人心生怜爱。她身上滚动着阳光，或者还能闻到老屋老灶熬养自然的味道。

顺着万林沟往上走，靠公路左侧有一座寺院。寺院靠山傍水，还有一个占地约一亩的转经塔，白色的塔身像放大的葫芦。转经塔右侧是银杏塔，柏枝和五谷杂粮正在燃烧，细小的青烟正袅袅升起，空气里弥漫着好闻的熏烟和粮食的味道。

这片林子里有许多珍贵的树木，我认识的并不多，红豆杉是我新认识的一种，它被称为“植物大熊猫”。我在溪流旁边的众多树木里看到一棵高大挺拔

的红豆杉，它的根部有部分树皮被人切割了。我在树下站了很久，顺手取一小片叶子放进嘴里，那苦就渗进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有伤的树也有心，它会告诉你它的疼痛。我扯了些杂草把红豆杉受伤的部分包裹起来，力求让它与别的树没有区别。有时候，伤痕也是一种价值的暴露，最好的保护，许是泯然众人。

整条万林沟沿路都开有农家乐，有树皮屋、烤房、全木茶坊。春天一到，树木发出新绿，游人纷至沓来，尽情享受大自然带来的一切。

整个春天的闲暇时光，我都是在一家新开的田园农庄度过的。所谓农庄，也就是一户农家利用自家院子做生意。由于是新开的，去的人不多，只有我每天坚持报到。

四月正是樱桃初熟的时节，我就采在人家的院子